

■ 展览札记

生逢大唐盛世春 滕王与金乡县主联展策展手记

刘薇 温晓玫 黄冬



展览序厅

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唐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近年来，围绕唐代主题的文物展不断推出，异彩纷呈。江西省博物馆于2024年12月推出了“生逢大唐盛世春——滕王与金乡县主联展”，以滕王、滕王阁相关文物和唐代金乡县主墓考古发掘成果为核心，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带领观众一窥大唐盛世风华。

重逢：展览缘起

泱泱大国，开天盛世，激发着中国的民族自信，唐人自由多元、博大豁达的精神气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唐代是江西发展的跃迁时期，滕王阁是唐代江西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地，是盛世筑阁的代表性建筑之一。1991年，陕西西安金乡县主墓被考古工作人员抢救发掘，墓志铭文揭示，这位金乡县主是“滕王元婴之第三女也”。尽管墓葬曾遭盗扰，但仍出土了180余件精美文物，包括彩绘陶俑、金饰、三彩器等，生动再现了唐代贵族的生活风貌。金乡县主是皇族之女，常年生活在长安，若她的随葬品能跨越千年在赣江之畔的江西省博物馆亮相，恰与其父营建的滕王阁隔江相望。这种历史与地理的呼应，连接起了昔日的长安与今日的南昌，既能激活观众对唐代贵族生活的想象，又可强化江西本土文化的集体记忆。因此，江西省博物馆期以这批文物为基础，补充搜集滕王与滕王阁的相关文物，做一个滕王与金乡县主的父女联展，让这对父女跨越时空，实现对话与重逢。加之西安博物院于2022年策划了“花月醉雕鞍——大唐金乡县主展”，反响热烈，亦是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回望：展览框架与内容

阁中帝子今何在，滕王之女物犹存，依依千里之情，回望千年盛唐。在展览立意之下，策展团队梳理展览脉络“知其人，论其世”，先讲父亲滕王李元婴的主要经历，由父及女，述及女儿金乡县主因出身之贵而多彩显耀的一生，再论及父女二人人生逢其时，所见证的唐王朝走向全盛的辉煌时代。这三个分述的部分，加上前言和结语便构成了展览内容的主体框架。在展览文本的语言上，团队成员打磨切磋，文字风格统一，做到诗意书写，干练简洁。

“以观众为中心”理念下的器物展览实践

“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览回顾

王加点

2024年12月19日至2025年3月30日,“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览在良渚博物院临时展厅成功举办。这是良渚博物院“玉魂国魄”系列展览的第七回,系列展大体以时代为序,接续2022年“郁郁乎文哉——晋国玉器精品展”,将时间焦点对准汉代。

展览汇集了9个省21家博物馆的175件组精品文物,是目前涉及文物范围最广、品类最全的一次汉代玉器主题展。展览同步推出了线上展厅,通过“良渚古城”公众号“云游良渚”板块持续为观众提供云端观展体验。

前期筹备与策展:基于观众调查的文物体系构建与叙事创新

汉代是中国文化史发展的黄金时代,玉器是其中最重要的门类之一。考古发掘表明,汉代迎来了中国玉器发展史的高峰,出土了一大批玉器精品。然而,开展的前置观众调查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汉代”的认知普遍源于成长阶段的教育背景,以及书籍、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公众传播媒介,但对“汉代玉器”的了解则极为有限,仅“金缕玉衣”作为标志性器物被少数观众熟知。这一现状显示出公众对“汉代玉器”这一主题的陌生,这也成为构建展览叙事的重要切入点。

分析既往的“汉代玉器”专题展览,发现展览内容多局限于安徽、江苏、北京、河北、陕西等地,表现出了较强的区域性。因此,这次展览在挑选文物时,一方面,系统梳理考古资料,尽可能地覆盖汉代玉器的各个品类,保障展览的完整性;另一方面,除了核心地区的诸侯王墓外,特别纳入了边陲地区的材料,拓展展示范围。同时,还商借了以“金缕玉衣”为代表的系列明星文物,加强与观众认知的关联,降低观展门槛。经过6个月跨9省21家博物馆的协调,最终形成既体现学术的全面性,又

第一部分“阁中帝子今何在”分成“皇宗帝戚”和“盛世筑阁”两个单元。很多观众对于这位“阁中帝子”停留在只闻其名的层面,在此次展览叙事中,力图呈现出一个立体丰满的滕王形象。他是李渊的幼子,若只据正史而论,是个典型

的负面形象:贪图享乐,政声不佳。如考其他史料,也会发现滕王的另一面:其人艺术造诣极高,独创“滕派蝶画”,也将北方歌舞音乐带到江西,推动当地文化艺术发展。结合滕王的生平,展览在内容的设计上综合筛选多种材料,避免单一脸谱化叙事,力求做到兼顾学术性、客观性。在这一部分里,核心文物的支撑始因困扰着策展团队,唐代亲王的相关文物实在太少。幸而在一篇论文中策展团队发现了一块藏于洛阳龙门博物馆的《授滕王李元婴金州刺史诏》石刻,是目前已知仅存的李元婴为官的直接相关文物。这一发现令人惊喜。围绕这件核心展品的解读,加工绘制出《李元婴家族关系示意图》《滕王宦迹图》,丰富了“皇宗帝戚”的内容。在“盛世筑阁”这一单元里,团队成员尽可能地去寻找历朝历代的滕王阁相关绘画、瓷器、古籍等文物,以观不同时代的滕阁面貌。在能借到的画作展品有限的情况下,采用滕阁名画喷绘上墙的方式,并得到南昌市滕王阁管理处的积极支持,使用了滕王阁全息投影来动态展现滕王阁之兴废。

第二部分“滕王有女是金乡”分成“家世显贵”“云鬓花容”“死尽哀荣”三个单元来系统展现这位盛世贵族女性的人生轨迹。“家世显贵”单元,依托墓志铭文,揭示其作为滕王李元婴之女、唐高祖曾孙女的显赫出身。通过阵列展示的仪仗俑、侍从俑,直观呈现唐代县主的威严气度。“云鬓花容”单元聚焦县主日常生活,展出的金篋宝钿缠枝纹凤鸟金饰、牙雕鹦鹉等冠饰残件,配合唐代命妇首饰制度图示和县主冠复原视频,再现一位“窈窕生兰麝”的贵族形象。中型女立俑与铜镜等梳妆用具,进一步具象化其生活场景,引发观众遐想。最后“死尽哀荣”单元,通过墓室复原模型、石槨复原图、墓室壁画等构筑了幽穴氛围,投影播放纪录片,拓宽对墓主人等级身份地位的了解。

滕王与金乡县主的人生轨迹恰是唐代贵族阶层在盛世中地位与生活的典型缩影,由此引向了展览的最后也是最核心的部分“长安城里太平人”。这一部分展品文物比重较大,在整个展览叙事中,按照“国际大都”“乐居丰食”“舞乐百戏”“社会风尚”四个单元依次展开一幅盛世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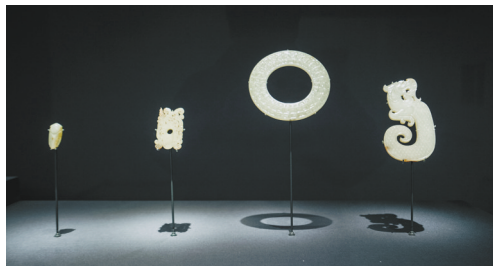
“长安”是盛唐的灵魂,展览通过牵马胡人俑、骆驼俑等文物,配合《唐代中外交通地图》《长安城示意图》,展现这座人口逾百万的国际大都会的开放气象,让这些栩栩如生、的陶俑成为丝路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见证。同时受电影《长安三万里》启发,特

别设置了动态投影诗墙,循环投影“忆昔开元全盛日”等十组反映盛唐气象的经典诗句,让观众在文物与诗歌的交叠中,感受长安的永恒魅力。“太平人”是如金乡县主这般,生活在盛世中的社会上层缩影。他们既有“乐居丰食”的物质享受,又有“舞乐百戏”的精神愉悦,更在开放包容的“社会风尚”中享受着盛唐恣意的生活。在这部分展陈空间里,选用了唐代壁画和名作穿插四周,文物与图像的互证展示,既延展了展厅的历史意境,又为观众提供了多感官的观展体验,激发对盛唐生活的无限想象。

兼顾公众的认知逻辑的文物展品体系。展品采用“引言+正文”的形式来铺陈展览内容。“引言”是了解汉代玉器的前提,同时帮助观众建立对汉代玉器的认知坐标。这个部分首先介绍了汉代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玉器发展到汉代,受到“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铁器时代”全面到来的影响,在材质和工艺上的变化和特征,这是理解汉代玉器面貌的基础。“正文”则是整个展览的主体,以汉代玉器的器型、功能与思想为纲,分成了“符信”“千秋”“受福”“长乐”“延年”五个部分。“符信”展示汉代的玉印;“千秋”聚焦丧葬玉;“受福”展示祭祀玉;“长乐”关注配饰玉;“延年”从汉代用玉思想出发,包含玉质容器、陈设玉器等内容。通过组织文物,把每一个部分搭建出了“器物—功能—使用场景”三层解读体系,帮助观众理解。



展览展厅



立体化展示的片状玉器

别设置了动态投影诗墙,循环投影“忆昔开元全盛日”等十组反映盛唐气象的经典诗句,让观众在文物与诗歌的交叠中,感受长安的永恒魅力。“太平人”是如金乡县主这般,生活在盛世中的社会上层缩影。他们既有“乐居丰食”的物质享受,又有“舞乐百戏”的精神愉悦,更在开放包容的“社会风尚”中享受着盛唐恣意的生活。在这部分展陈空间里,选用了唐代壁画和名作穿插四周,文物与图像的互证展示,既延展了展厅的历史意境,又为观众提供了多感官的观展体验,激发对盛唐生活的无限想象。

絮语:展后余思

本次策展是对年轻策展团队的一次考验,希望通过此展来作为回望千年盛唐的窗口,释意盛世之貌以给观众。展览不仅完成了引进展的在地性转化,还依据展厅空间特点进行了创新性设计,为观众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唐代文化体验空间。

作为江西历史文化最重要的符号之一,自滕王来赣筑阁以来,千载兴废,阁运系于国运,盛世筑阁,古今皆然,盛世的基因密码总是有相通之处,策展团队创新性地把滕王阁的内容衔接进了展览,既构成了“阁中帝子今何在”的主干部分,又使之成为了盛世的注脚,来实现展览内容在地化表达。同时,注意展览文本的诗意表达。展览的标题均采用唐代诗句或用唐人诗句,如主标题的“生逢大唐盛世春”是化用了唐代卢照邻的“花舞大唐春”句,再者展览时间也恰好包含了春季,有盛世的生机繁荣之意境;用王勃的“阁中帝子今何在”来讲述滕王;用张说的“长安城里太平人”来指代他们的时代等。在前言和结语的风格上,一以贯之地用简短有韵味的诗意语言来完成对展览的概括与诠释。

此外,在与观众的交互体验中,没有使“打卡盖章”环节流于形式,而是结合核心展品与知识性内容,通过成组的套印盖章形式,逐步完成唐代女性的妆容,让观众在层层叠加的盖章过程中,亲身体验唐代女性化妆的完整流程,了解唐代的妆容文化与审美风尚。

展览在文本凝练、展品展示、互动体验及社教活动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但是,展陈是遗憾的艺术。回溯整个策展过程,仍有许多不足,如空间布局设计的优化,核心文物的重点展示都有待进一步加强。期待在下次文化叙事中,以更严谨的学术研究、更创新的表达方式,让中华文明的基因在当代语境中绽放永恒魅力。



仪仗威严的骑马出行俑

以黄河为纽带的对话

4月2日,由山东博物馆与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联合主办的“长河共饮 草原吉金——鄂尔多斯青铜文明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展。展览以黄河文化为纽带,通过350余件(套)精品文物聚焦鄂尔多斯青铜器,揭示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深层内涵,回溯独特而神奇的草原青铜文化。“北方草原青铜器”主题是近几年活跃度较高的展览IP,国内已有10余家博物馆举办过相关展览。此次展览来到齐鲁大地,如何将这种有着一般范式的交流展览做出新意、做出亮点是摆在策展团队面前的挑战。展览选择了“长河共饮 草原吉金”作为核心叙事符号,它不仅承载着草原文明的技术密码,更彰显着黄河流域文化共同体的深层联结。

主题选择:在黄河文明的坐标系中定位鄂尔多斯青铜器

黄河“几字弯”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中华文化交融的天然通道。鄂尔多斯地处黄河弯曲部,历史上既是游牧民族南下的跳板,也是中原王朝北拓的桥梁。伴随着秦、汉王朝对鄂尔多斯地区的不断开发,一场民族汇集的浪潮加速着社会的发展进程,给鄂尔多斯带来了多元文化汇聚的繁荣景象。鄂尔多斯青铜器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游牧文明的见证,也是多民族汇聚交融于此的文化结晶。

一个好的展览需要一个鲜明的主题。山东博物馆策展团队在前期筹备阶段即已确定了以“展现草原文化”为最直接的展览主题,让山东观众可以在家门口一睹早期游牧文明灿烂的发展进程,领略“草原吉金”的魅力。提到鄂尔多斯,人们脑中首先浮现的是茫茫的草原和放牧的牛羊,而铜器在刚刚被铸造的时候是灿灿的金色,常被用于祭祀等吉祥祈福的场合。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多以“吉金”代指青铜器。以“草原吉金”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主题,直指鄂尔多斯青铜文明的历史价值,它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物质文化的巅峰之作,也是欧亚草原文明交融的重要见证。

一个好的展览需要选择合适的切入点。拉近观众与展品的距离,与观众产生共鸣,这就是“长河共饮”的由来。齐鲁文化是在海岱地区东夷文化基础上,与中原地区商周文化融合和发展后,逐渐形成的地域文化。以黄河为叙事纽带,将鄂尔多斯草原与齐鲁大地串联,构建起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对话场域。这一选题策略,不仅突显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更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找到了精准定位。

内容构建:给展览做“加简法”

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主要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由于以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因此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此次展览的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即是从不同的侧面审视鄂尔多斯青铜器。第一单元“黄河滋养·魅力天成”分为工具用具、兵器、车马器、图腾崇拜和装饰品五大板块,通过青铜刀、短剑、铜钺、鸣镝、车马饰件及动物纹饰牌等草原特色文物,展现游牧民族的衣食出行和“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智慧;第二单元“青铜艺术·巧夺天工”聚焦虎噬兽纹、凤鸟纹等野生动物造型艺术,以牛、羊等动物形象着重表现牲畜在游牧民族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解密失蜡铸造、青铜镀锡等独特工艺。相较于中原礼制青铜器的庄重繁复,草原青铜器以轻便、实用性著称;青铜刀用于宰割猎物,铜钺适应迁徙炊煮,短剑兼具战斗与身份象征;这些器物深度嵌入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这种“器物即生存”的逻辑,正是草原文明的核心密码。

作为鄂尔多斯青铜器2025年巡展的第二站,本次展览并非简单复制,而是通过“结构性调整”实现叙事升级。策展团队在文物种类和数量上做“加法”,增添替换了大量展品,其中有180余件组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是首次对公众展出,根据叙事结构的需要将文物数量增加了近20件组,补充了展览的叙事体系。比如青铜钺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唯一的青铜容器,相较于其他器物,钺具有体量大、感官冲击力强等特点,与中原地区出土陶礼器具有诸多共性,展览还增加了更具草原风格的大角羊纹青铜钺作为重点展品,突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草原文化风格。由于鄂尔多斯青铜器大多体量较小,为了在展陈设计上体现游牧民族动感的生活特质,展览增加了以放射状团簇形式出现的青铜箭镞,增强视觉上的震撼效果。

面对杂沓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体系,展览通过三重精简策略在信息密度上做“减法”,聚焦核心主题,构建清晰的认知路径。功能

以黄河为纽带的对话

刘安鲁

山东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文明展』策展实践

分类法:将器物按工具、兵器、车马器等重新归类,避免按年代线性陈列导致的碎片化。例如“工具及用具”单元中,青铜刀、斧、钺的组合,直观还原游牧生产链。纹饰主题化:第二单元聚焦动物纹饰,剔除冗余纹样类型,以“虎噬苍穹”“凤鸟合鸣”等子题强化视觉记忆。展板信息突出:展览背板是观众了解展品背景信息和微观细部的重要途径,充分利用好展柜内外墙面空间,让观众读懂展览、洞悉展品的精彩、了解展品的扩展信息是提升展品品质的重要举措。策展团队通过对展览知识结构的精简,将没有对应展品的背板内容剔除,避免让观众产生不知所云的疑问,将可能引起观展歧义和认知误区的内容拆解,形成精准有效的展版知识图谱。例如原展览中有中华虎文化的展板内容,但没有对应的展品,策展团队便把虎的形象从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挑选出来,单独成组,详细展示虎对于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意义。这种“简法”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筛选,确保观众在有限时间内捕获核心信息——游牧文明不是历史的边缘注脚,而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拼图。

叙事创新:以黄河文化为载体,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展览第三单元“多元文化·融合结晶”则通过对比内蒙古东部草原文化典型器物、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青铜礼器及斯基泰式翻转动物纹等文物,揭示鄂尔多斯青铜器在草原丝路上融合中原农耕、欧亚游牧文明的桥梁作用,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程。

策展团队在展览叙事结构上寻求创新,以黄河为纽带,既突出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草原文化特色,又同步展示草原文化与齐鲁文化的碰撞和对比,让观众在一个展览中对草原风格青铜器和传统中原风格青铜器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和感受。展品对比实施“双螺旋”结构:鄂尔多斯青铜短剑与山东出土的青铜长剑并置,草原动物纹铜镜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蟠螭纹铜镜对照。通过24件组文物的对比展示,观众得以直观感受商周时期以黄河为纽带的文化互动。这种策展理念也是一种空间修辞策略,使黄河从地理概念升华为文化基因的载体。特别策划的“沿着黄河遇见海”专题,则展示了齐鲁文化典型器物,与鄂尔多斯青铜器共同诉说着黄河文明包容共生的精神内核。

空间译译:草原意象的齐鲁表达

展厅设计创造性运用“解构—重组”策略,将草原文明要素转化为山东观众可感知的文化符号。首先,提取鄂尔多斯青铜饰牌、青铜短剑等多种代表性纹样,制作成波浪形背景展墙和投影纹样,背景展墙从序厅主标题的黄河意象起始,包裹每一个展柜,既模拟鄂尔多斯草原丘陵曲线,又暗合《诗经》中“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的韵律。这种空间修辞实践,在以黄河串联起整个展览的场域的同时,也实现了“异域文化记忆”的本土化转译。其次,在展览配色设计上,我们选取“美从草原来,沿着黄河遇见海”为主题,从第一单元的草原绿色开始,到第二单元的黄河黄色,再到第三单元的海洋蓝色,以颜色的变化标识展览内容的过渡,烘托展览氛围。

黄河既是地理纽带,更启示着文化共生。展览以黄河“几字弯”的地理意象为叙事原点,突破传统地域文化展的线性逻辑,构建起“水系—文明—器物”的三维阐释框架,通过区域性文物资源整合,实现以黄河为纽带的对话。这些穿越时空的青铜器,不仅是鄂尔多斯青铜文明的生命力,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力见证。



展览序厅



“虎噬苍穹”展示组

(下转7版)